

行·吟·者·从·书



文人剪影

高莽 著·绘



武汉出版社

行·吟·者·从·书

武汉出版社

文人剪影



高莽
著·绘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剪影/高莽著绘.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9

(行吟者丛书)

ISBN 7-5430-2455-1

I. 文… II. 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38 号

书 名:文人剪影

著 作 责 任:高 莽

责 任 编 辑:李杏华 邹德清

封 面 设 计:吴 涛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印 刷:文字 603 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0.375 字 数:235 千字 插 页:5

版 次: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4000 册

ISBN 7-5430-2455-1/I·355

定 价:24.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序

周翼南

传说屈子曾行吟于楚地。

屈子行吟，留下了《离骚》、《九歌》等瑰丽诗篇，万古不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思往抚今，华夏有识之士，求索者众，或以文，或以画，或文画并进，皆人生行吟之痕迹也。为了留下这些深深浅浅的痕迹，我们编了这套图文并茂的丛书，其中很少有风花雪月，很少有悱恻缠绵，更没有矫情粉饰，但有渴求，有沉思，有缅怀，有追忆……虽非黄钟大吕，鸿篇巨制，但，这些痕迹是真实的，是生命留下的真实痕迹。

“丛书”之名，或大了一些，仅表示希望这套丛书能延续下去，并期望得到海内外行吟求索者的共鸣和支持。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孰无施而有报兮？孰不实而有获？”

是为序，时在新世纪第一春。

前 言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磕磕碰碰地跋涉了七十多年。摔跤、迷路、遇险、爬山……不管路途如何崎岖,我没有停止前进与攀登。每逢关键时刻,面临困难与苦恼时,总有一些好心人及时伸出援助之手,扶我站稳脚跟,让我迈开脚步继续朝着阳光走去。

一生中我受益于周围人的太多太多了。答谢恩师与友人的愿望一直涌动在心头,希望有朝一日能把感念之情化成文字与绘画,表达出来。

适逢周翼南兄策划一套有文有画的丛书。我应邀加盟。趁此良机,把近年来撰写的有关文学家和艺术家们的随笔,配上我为他们画的速写像,合成一集。我写过的文学艺术界的师友们还有一些,画过的肖像更多一些,但是这次只收入了既有文又有画的部分。

收入本集的只有五十余人,而我的良师益友何止此数。还有更多人的形象活动在我的心中。我时时刻刻想念着他们。只要一息尚在,我会一篇一篇地把他们写出来,偿还无形和无价的情债。

高 莽

2001 年

目 录

前 言	(1)
谈 画	(2)
——茅盾	
先 驱	(8)
——胡愈之	
把娜拉介绍到中国的人	(13)
——潘家洵	
盗火与养花	(16)
——曹靖华	
鲁迅先生的夫人	(28)
——许广平	
连骨灰也没有留下	(31)
——田汉	
没有面世的讽刺剧	(35)
——老舍	
女篆刻家	(40)
——刘淑度	
世纪老人	(44)
——冰心	
一日千字	(48)

·行吟者丛书·

- 夏衍
“老大姐”与“小老弟” (54)
——冰心与夏衍
文坛宿将 (60)
——阳翰笙
历史是公正的 (66)
——钟敬文
可敬可爱的老人 (70)
——巴金
荷马史诗的汉译者 (76)
——罗念生
爱画的作家 (80)
——丁玲
画竹,画梅,画黄山 (86)
——董寿平
先生走了 (90)
——冯至
在人生的峭壁上 (95)
——李健吾
舞中一片爱国情 (99)
——吴晓邦
“我是活的出土文物” (104)
——萧军
时代歌手 (110)

·文人剪影·

——艾青	
怀念一位大学者	(116)
——钱钟书	
经折腾的老人	(136)
——萧乾	
现代派大诗人	(142)
——卞之琳	
话剧大师	(146)
——曹禺	
往事如烟	(151)
——蔡若虹	
散记杨绛的话	(156)
建筑文化长城的老人	(159)
——季羨林	
感念恩师	(163)
——戈宝权	
冯亦代与黄宗英	(175)
珠联璧合	(178)
——郁风和苗子	
老大姐	(180)
——杨沫	
老师老友	(183)
——华君武	
青春的秘诀	(203)

·行吟者丛书·

——丁聪与沈峻	
虎 痴.....	(212)
——胡爽庵	
音乐大师.....	(216)
——李德伦	
心在金文.....	(222)
——骆宾基	
祭诗人.....	(225)
——邹荻帆	
闯 将.....	(229)
——李骆公	
玉 瓣.....	(238)
——曹辛之	
文武双全.....	(244)
——方成	
思 念.....	(248)
——刘炽	
艺坛奇人.....	(253)
——黄宗江	
大雪纷飞的时刻.....	(258)
——孙芋	
追 求.....	(264)
——曾卓	
蒙族老哥.....	(269)

·文人剪影·

——牛汉	
大雁·····	(274)
——贾作光	
莫叹韶光逝·····	(279)
——罗洛	
战场·红场·剧场·····	(282)
——陈颢	
酒仙·····	(292)
——张守义	
作人作画,随随便便最好·····	(294)
——韩羽	
惊叹·····	(302)
——邵燕祥	
才女·····	(307)
——资华筠	
苦海泅渡砚边乐·····	(310)
——鲁光	
美的旋律·····	(315)
——白淑湘	
绘画——世界的语言·····	(319)
——周翼南	
后记·····	(322)



茅盾是伟大的革命文学家，他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
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谈 画

——茅盾(1896—1981)

茅盾先生在我心目中不仅是位伟大的作家、诗人、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而且是位多方面的非凡的艺术家。我知道茅公治过印,可惜从来没有见过,但是我见过他的书法作品,聆听过他关于绘画的教诲。

五十年代中叶,我画了一幅油画《鲁迅》。我想,茅公是鲁迅先生的战友,若能听见他对这幅画的意见是我一生中难得的幸事,不论肯定与否,对我今后的创作都极有价值。又想,茅公身为文化部长,肩负国家重任,难得有空评论一个美术爱好者的作品。茅公得知后,让我把画拿给他。我将画拍成了照片,呈给了茅公。不料,几天后,我就收到了茅公的手书。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写了整整三页。我虽然记得信中的一些话,但不便凭记忆引证,因为经过“文革”的扫荡,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茅公的原件。茅公的回信,使我喜出望外,更重要的是感受到茅公对一个青年文艺工作者的爱护与鼓励。

1959年茅公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应邀出席第三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当时代表团带去一幅巨画作为献给大会的礼物。那是几位老国画家集体之作。如果记忆不错的话,其中有陈半丁、王雪涛、于非闇、溥雪斋、胡絮青等人。画上满园春色,百花争妍。赠画前夕,我们在莫斯科宾馆又把这幅作品拿出来,欣赏了一番。茅公认为这是一幅很有价值的杰作,技艺

高超,内容充实,体现了文艺界应有的百花齐放的思想,又有
人类对和平的向往。老舍先生建议在画上题词,说明是中国
作家代表团赠给第三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茅公表示赞
同。但到哪里去找毛笔和墨呢?所幸那时我随身总带着绘画
用具。我拿出画笔请茅公试验一下是否可用。笔小了些,但
也只好如此。这幅巨画留下了茅公的柔中有刚的手迹。

代表大会开幕式很隆重,是在克里姆林宫议会大厅举行
的。苏联党政领导人都出席了。茅公代表中国作家致词之
后,便把这幅巨画在讲台上展开了,博得满堂与会者长时间的
热烈掌声。如今这幅巨画在哪里?苏联作家朋友们可知道该
画出自我国一流画家之手?如今,除老舍夫人胡絮青先生健
在之外,其他人似乎都已先后谢世。这是一件历史文物啊,应
当好好珍藏!

七十年代末,有一天,我和朋友去看望茅公。茅公喜欢交
谈,而且非常健谈,只是由于他的地方口音极浓,有时我听不
准。他缓缓地回忆过去的事并问讯“文革”以来久未见面的熟
人的近况。我们坐在他寝室外的书房里,他看我在欣赏墙上
挂的一幅油画,便解释说,那是波兰朋友的赠品,画中充满活
力,有声有情。那是一幅写实主义作品,一群身着民间服装的
青年男女正在尽情地歌舞。

他大概想起我画过油画,便问我是否还继续作画?他说
他想要一幅留作纪念。我受宠若惊。回家后,找了一幅雪景
的小油画,贴在一张硬纸板上,赠给了茅公。他问:“为什么不
落款?”我说:“不好意思。我把名字写在背后了。”茅公这些细
小的地方,处处表示了对对方的尊敬,常常使我深受感动。

有一天,在茅公的书房谈到书法的事,他说:“年老了,磨
墨也很吃力,眼睛看不清楚。”我告诉老人,现在有一种墨汁,
不用磨,颇好用。几天后,我给他送去一瓶。我把墨汁交给开

门人便走了,不便为此事打搅老人,占用他宝贵的时间。没有想到,过了不久,茅公在一封信中就墨汁的事还专门提了几句:“前承惠书画用之墨汁,谢谢。一般墨汁着水速化,我向来磨墨写字,写信则用一般墨汁,今知有此专用于书画之墨汁,就比磨墨方便了。”(1977年3月7日信)过了一个月,茅公在信中又提到墨汁事。他写道:“前承惠赐之墨汁,我亦买了一瓶,但不知用时须换水否?便中乞告知。”(1977年4月18日信)

茅公的书法行墨持重,措笔安和,瘦劲奇伟,流美飞扬,婀娜于外,刚健于内,恰如其人。茅公的书法是个特殊论题,应当由行家们专门论述。

这期间我还给茅公看过我在“文革”期间开始画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生平的组画。

“文革”初期,我们外国文学研究所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在军宣队的指挥下乱抓神秘莫测的“5·16”,大搞各种政治运动,就是不许我们看专业书籍,更不许看外国文学作品。那时我从马文卿同志手里借到一本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书信集和一本关于这两位革命导师的回忆录。我看得很有兴趣,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朋友们及家属之间的真挚感人的关系。他们的斗志和人情味都深深感动了我。于是我开始用画表现自己的感受。从干校返回北京后,我又继续阅读马恩的其他著作。一边学一边作画。没有想到几年的工夫竟画了50多张,成了一套马克思恩格斯生平组画,人民美术出版社准备出版。交稿前,我给茅公写了封信,想听听老革命家、老文学家的意见。茅公回信说:“您画的马恩战斗生活组画,邹获帆同志谈及,极想看一看。”(1977年3月7日信)。当时由于增补与修改该作,耽搁了一段时间。当我认为完成时,便带着原画前往交道口13号。那次,我与妻子同去,所以茅公不



茅公手迹

像往常那样在自己的卧室外的书房里接见我，而是把我们让到一间客厅里。茅公让我把画陈列在他面前，认认真真的看起来，还说：“没想到原作是这么小呵！”我一幅幅地给他介绍内容，老人听得十分入神。他说这项工作很重要，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还有一些事迹应当画出来。他鼓励我一定把这

套组画画完，画好。我们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向他告辞。

茅公站在台阶上，穿着中国裤褂，拄着一根红木手杖，向我们挥手送别。他那天没有修面，脸上有胡须，脸色有些苍白，头发稀疏，瞳仁也不那么乌黑。茅公真的衰老了，老人总是那么和蔼亲切，他的话听起来平平谈谈，但回味时感到内涵无穷，像是注入了一股让你再接再厉的力量。

1977年秋，我和诗人邹荻帆一起去看望茅公，趁他们二人交谈之际，我取出速写本为茅公画了几幅速写像。后来根据速写像又在普通的元书纸上画了一幅水墨像。我觉得不错，便寄给了茅公。超乎我的希望，茅公在画像上题了一首诗，寄还给我。过了几天，我又收到茅公一封信：

“画肖像上题了一首歪诗，即以奉还，留作纪念。信未挂号，收到后盼赐复为禱。”（1977年12月1日信）

茅公本人也许较重视这件事，否则老人不会在寄出题诗之后又追寄出一信，提醒我“信未挂号”。过了两年，我又收到茅公的儿媳陈小曼来信，让我把题诗抄录一份寄给茅公。

茅公在画像上题的是一首七绝：

风雷岁月催人老
峻坂盐车未易攀
多谢高郎妙化笔
一泓水墨破衰颜

茅公要把这首诗收入他的诗词集中。《茅盾诗词集》出版后，我发现茅公对原诗作了三字的修改，把第二句中的“未易攀”改为“亦自怜”，含意更加深刻，而且还增加了自嘲的成分。从这首诗中也不难看出茅公伟人的谦虚和崇高的品德。

如今，我每次作画时，总会想起茅公的谆谆教导，他对晚辈的鞭策与期望。

1995.8.8



二十世纪中华新文化事业的一位非凡的开拓者、实践者和先驱